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阿拉伯——伊斯兰和平困境透析^{*}

冯帅鹏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上海 200083)

摘要: 持续 60 余年之久的阿以冲突, 是二战后中东地区历史久远的阿拉伯民族与犹太民族矛盾公开化和不断升级的结果, 也反映出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的差异和斗争。阿以民族、宗教特性, 与其形成的地缘-自然条件密切相关。这种地缘-自然特征形成的民族性格和宗教特质, 使阿以双方在围绕“生存空间”和“圣城”的争夺中, 流血冲突不断, 阿拉伯-伊斯兰深陷和平困境。

关键词: 地缘政治; 巴勒斯坦; 民族冲突; 宗教矛盾; 阿以冲突

中图分类号: D81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26(2008)04-0035-04

作为二战后世界范围内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波及范围最广的冲突之一, 阿以冲突时至今日尚未得以有效解决, 和平进程仍裹足不前。阿以冲突之所以持续至今且和平前景仍遥遥无期, 这与阿以复杂的民族、宗教特性密不可分, 而民族、宗教的产生及特性与特定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一、巴勒斯坦地区民族、宗教问题极为复杂的地缘政治根源

地理位置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有着巨大的影响, 而该地区的历史也往往打上所处地理环境的烙印, 从而使该地区积淀出不同于其它地方的人文景观。巴勒斯坦特殊的地缘位置使其极易遭受外敌入侵, 造成该地区民族、宗教成分极其复杂。

(一) 巴勒斯坦特殊的地缘位置使其成为多民族、多宗教的交汇之地

巴勒斯坦位于亚、非两大洲的结合部, 西临地中海, 接近东西方战略通道——苏伊士运河, 南端伸向红海的亚喀巴湾, 处于西亚与北非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地带, 历来是欧、亚、非三洲各民族、文明和军事交流的交通要道。在古代, 当时阿拉伯半岛上有很多条商路, 但主干线只有两条: 一条是沿波斯湾, 经底格里斯河, 穿叙利亚沙漠到巴勒斯坦; 另一条是沿红海沿线, 从也门经麦加到巴勒斯坦。因此, 许多民族、军队、游牧部落、商人和商队都从此经过。历史上, 犹太人、亚述人、波斯人、罗马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等都在此建立过政权, 此地也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地”和精

神家园。频繁的交往与战争使该地区形成了复杂的民族、宗教格局, 积淀了奇特的人文地理景观。

(二) 一战后大国的介入及其影响

战略要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是国际政治中关注的长期动荡和多事之地。巴勒斯坦恰好处在地缘政治学家所说的“边缘地带”或“破碎地带”, 是主要大国国家利益所在和竞争的地区。因此, 一战后, 英国为确保苏伊士运河——印度航线的安全, 就一手策划了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为了便于对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 又沿约旦河肢解了巴勒斯坦, 同时公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

犹太复国主义, 又称锡安主义 (Zionism)、“世俗化的弥赛亚主义 (Secularized Messianism)”, 指犹太人以回归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为目标的政治运动, 它是一场犹太人民的民族解放和复兴运动, 是犹太人长期遭受压迫和歧视的历史产物, 也是对欧洲国家对其进行迫害和歧视的反应。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 随着西欧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和欧洲民族民主运动的广泛开展, 犹太人的民族意识逐渐增强。在欧洲民族主义的强烈刺激下, 饱受压迫的犹太人对回归“应许之地”——巴勒斯坦的传统渴望进一步加强, 并赋予了一种崭新的民族主义倾向。

这种倾向迅速被英国当局所利用, 为了实现自己的殖民利益, 英当局不顾阿拉伯人民的利益, 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相勾结, 发表《贝尔福宣言》, 鼓励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 “以犹制阿”, 挑动两大民族的矛盾。尽管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阿拉伯人的强

*收稿日期: 2008-07-02 收修改稿日期: 2008-09-09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重大项目“中东国家清真寺社会功能研究”(06JJDGJW007)及上海市重点学科 B702 项目资助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冯帅鹏 (1981-), 男, 河南许昌人,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阿以冲突、地缘政治。

烈反对,英当局开始对犹太移民实行限制,但巴勒斯坦原有的人文环境和政治生态已遭到极大破坏。在美国的支持下,犹太人开始大规模移居巴勒斯坦。随着矛盾的日益尖锐,英当局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在美苏等大国的支持下,以色列在原阿拉伯人的土地上建国,此举标志着阿犹民族、宗教矛盾进入新阶段。以色列犹如一块飞地,插入宁静和谐的阿拉伯世界,破坏了中东地区的地缘文化格局和阿拉伯世界的完整性。

冷战时期,中东成为美苏两大国的争夺战场。美国需要在中东找到一个战略支撑点来更好地维护其中东利益,同时抵制苏联在中东的扩张野心 and 阿拉伯民族主义。自肯尼迪起,支持和保护以色列、维护其生存和安全就成为美国历届政府中东政策的关键部分。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苏联加紧向阿拉伯地区输出武器,不断扩展自己的势力,并支持巴地区的反以武装和“前线国家”(叙利亚、埃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这种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的做法,进一步激化了阿以之间的民族、宗教冲突。

二、地缘环境与阿以民族、宗教特质

民族性格和宗教教义不会凭空产生,而是有着深刻的地缘-自然背景。“助成民族精神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1]因此,地缘-自然环境对于一个民族或一种文明有着重大影响。对于族教合一的阿、犹民族来说,其民族性格和宗教教义的形成与地缘-自然环境密切相关。

(一) 地缘-自然环境与阿拉伯民族和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作为阿拉伯民族的精神支柱,为早期阿拉伯半岛的统一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可以说,没有伊斯兰教就没有今天的阿拉伯民族,也没有辉煌灿烂的阿拉伯文明。

“多少世纪以来,穆斯林的理论家把世界分成穆斯林居住区(忠实信徒和服从伊斯兰教宽容统治的人们的和平之地)和非穆斯林区(战争之地)。伊斯兰教是世界性宗教,因此从理论上讲,这两个地区之间经常处于交战状态”^[2],这与伊斯兰教产生的地缘-自然环境和当时地区国际关系有关。美国地理学家辛普尔在讲述伊斯兰教产生原因时认为:“这种单调的沙漠环境里,自然而然地使人们产生了一神教。”^[3]这一论断尽管过于武断,却揭示了自然环境对宗教的影响。

伊斯兰教产生于阿拉伯半岛希贾兹地区的麦加,麦加位于半岛的边缘地带,群山环抱,气候炎热,降雨稀少,荒凉贫瘠。《古兰经》(14:37)称其为“没有庄稼的山谷”。但此地却是从也门经红海往巴勒斯坦商道的中转站,这一特殊位置使周边多元思想和文明能在此传播;另外,商贸的繁荣,也为伊斯兰教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阿拉伯人真正的故乡是阿拉伯半岛西北部,那里缺水干旱、土地荒凉,触目可见的是沙碛和石头,没有河流和湖泊。人类要想在此艰苦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必须具备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奋斗精神。公元 6 世纪初叶,“基督教势力和拜火教势力,也就是西方势力和东方势力……包围着阿拉伯半岛”^[4],而阿拉伯半岛内部各部落间却各自为政且彼此战争不断。

这种奇特的地缘-自然环境加上内忧外患,使该地区形成了一种排他性极强的意识形态以增强集团的凝聚力。这就是那种非此即彼、非是即非的一神论思维,这种思维为统一阿拉伯各部落、阿拉伯半岛、建立庞大的阿拉伯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 地缘-自然环境与犹太民族和犹太教

犹太教产生于西奈沙漠,该地大部分是沙漠,气候干燥缺水,生存条件恶劣。尽管如此,人类起码的生存条件是具备的,但前提是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这对培养一种积极进取、顽强拼搏和百折不挠的文明品质极为有力,甚至是关键性的。艰苦的条件意味着犹太人只有开创一种排他性极强的族群性格及相应的集团内聚力,方有可能在生存斗争中取得成功。随后,犹太人返回迦南地,该地区远非一个适合农耕的大型陆地板块这一事实也意味着这种集团内聚力只可能体现在较小规模的群体中。

尽管犹太民族离开迦南之地散居世界各地有近 2000 年的历史,但犹太民族却延续下来,“犹太民族能够劫后余生无疑得益于犹太教的幸存,是宗教赋予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民族一个新的精神家园。”^{[5]249}

对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来说,安拉(耶和華)是唯一的,绝对、永恒的,是无形无相、全知全能、至大至上的。这种上帝观能极大地提升信仰者的精神品质、坚定其信念和原则性的文化作用,也形成了远离中庸之道、非是即非的思维模式。

正是这种相似的地缘-自然环境产生了相似的心理,导致双方对同一块土地的争夺异常激烈。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双方爆发了 5 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时至今日仍对巴勒斯坦民众实行国家恐怖主义,而巴方针对以平民的自杀性爆炸袭击也时有发生。

三、阿以民族、宗教冲突的地缘政治本质

“大多数血腥战争不是起源于同扩大领土有关的民族自我满足感,就是起源于因丧失‘神圣’领土而产生的民族被剥夺感。毫不过分地说,领土要求一直是驱使民族国家采取侵略行动的主要冲动。”^[6]自伊斯兰教产生,阿以民族、宗教冲突就沉淀于中东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以色列成立后,两大民族的矛盾和斗争也被赋予了浓厚的宗教色彩。

(一)生存发展空间的争夺

领土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民族国家的象征,它已经上升为国家主权的重要内涵。因此,在涉及领土问题时,任何统治集团都难以妥协,双方不惜为领土而兵戎相见,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正如科塞所说:“大多数国际冲突都是源于冲突主体间对稀有的权力、地位和资源的争夺……领土对一国主权独立和民族尊严的象征意义,又由于相关领土往往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或者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或者由于具有宗教圣地的属性而成为本国国民精神上的寄托和灵魂上的皈依,使相关领土具有了极端重要性,使相关国家围绕领土的争夺旷日持久、难以妥协”。^[7]

对以色列来说,在上帝“应许之地”建立国家顺理成章,除此之外,更是为了自身民族的安全。对一个有着2000年苦难经历的民族来说,没有什么比安全更重要的了,对安全的追求已深深地刻在了他们的脑海中,融进了他们的血液中。因此,寻找安全的保障、保护自己免遭外来的侵扰和进攻就成了他们的本能和国家战略。

以色列三面被埃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包围,西面是地中海,且地形狭长,缺少战略纵深。周边国家中,只有埃及和约旦与其关系实现正常化,而与叙方尚有领土争端,北面是真主党,西面是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东面则是巴解组织控制的西岸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与叙利亚、真主党和哈马斯等国家和伊斯兰极端组织处于交战状态,而以色列狭小的国土面积在周边都是敌人的情况下是极不利于自身安全防御的。以色列在建国初期得到的国土面积虽多于联合国划给阿拉伯的土地,但从国家安全角度看,以色列处于阿拉伯世界的“心脏”地带,极易四面受敌。因此,不惜侵占阿方领土,如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来确保自身所谓的国家安全。

对巴勒斯坦人来说,他们在此已生活了上千年,在此建立巴勒斯坦国既合情又合理,为了在自己的土地上建国,获得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必然要拿起武器,夺回被以色列强占的领土,这就导致了双方对同一地区的激烈争夺。

(二)文明核心区——对耶路撒冷的争夺

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核心区域和地缘空间。核心区通常是国家的中心或发源地,这个民族在此区域中产生并且成长。根据政治空间化规律确定核心区,对于国家的稳定和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争夺耶路撒冷这座宗教圣城,无论是感情上,还是物质上,对阿以双方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成了阿以之间的和平死结。

1. 阿拉伯民族与耶路撒冷。伊斯兰教作为阿拉伯民族的精神支柱,为早期阿拉伯半岛的统一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伊斯兰教是推动构建阿拉

伯国家、民族、文字和文化的源头。换言之,没有伊斯兰教,就没有阿拉伯文字和阿拉伯文化;没有伊斯兰教,也就没有伊斯兰国家、伊斯兰世界和伊斯兰文明和文化。”^[8]而伊斯兰教的完善和发展与耶路撒冷有着直接的关系,该城早为先知穆罕默德所知,在麦加的那几年中,他曾将耶路撒冷确立为穆斯林祷告的方向。穆斯林也曾有16个月之久朝向耶路撒冷祷告。《古兰经》(17:1)宣告了耶路撒冷的重要性:“他在一夜之间,使他的仆人,从禁寺行到远寺,他在远寺的四周降福,以便我昭示他我的一部分迹象”。

耶路撒冷作为广大穆斯林早期礼拜的方向和穆圣“登霄”——遨游七重天接受真主启示的地方,是伊斯兰教第三圣寺——阿克萨清真寺所在地。对广大穆斯林来说,“阿克萨古老的神庙广场乃是‘高贵、圣洁之地’……穆斯林们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着它。”^{[5]350}由于伊斯兰教对阿拉伯民族的重要性,“它很有力量地,使人深信地对一般民众的心灵讲话,而将许多离心离德、利害冲突的部落铸造成一个结实的、组织完密的民族。”^[9]因此,作为阿拉伯民族一分子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和普通民众,在和平谈判中都不可能在耶路撒冷上妥协。耶路撒冷的宗教神圣性及象征意义已使其成了整个阿拉伯民族的精神家园和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文化符号。

2. 犹太民族与耶路撒冷。犹太教认为耶路撒冷是历史上犹太人的政治和宗教中心,这里聚集着犹太教的全部圣地和犹太祖先留下的全部遗产。《圣经》中写道:“因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信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犹太人心目中最神圣的殿堂,是以色列民族不朽的象征。

对犹太民族来说,在2000多年的流放和驱逐过程中,虽历经磨难、饱经沧桑,却顽强地保持了其民族的特质而不被外部强大的统治力量所同化,起关键作用的就是犹太教。作为犹太民族强烈的民族信仰和鲜明的民族意识,其宗教观念、宗教信仰、宗教伦理、宗教礼仪、宗教组织制度等犹太教的特殊要素,构成了犹太民族防止被他民族同化的特殊保护膜,犹太教以其内在的精神力量和外在的排他性,成功地充当了维系犹太民族特征、存续犹太民族特质的特殊载体。^[10]

所罗门王时代,耶路撒冷被确立为以色列国家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中心的地位。因此,耶路撒冷对犹太教来说,无疑是生命之源、文化之根,是世界上大部分犹太教徒魂牵梦萦的神圣古城,也是犹太教第二圣殿唯一残存遗迹——西墙(哭墙)所在地,是广大犹太教徒寄托哀思、怀念故土的精神家园。“重归以耶路撒冷圣城为象征的故国家园,成为此后一千余年间世界各地犹太人梦中无尽的期待。”^[11]

因此,对于犹太人来说,尤其是拥有虔诚信仰

的犹太教徒来说,在耶路撒冷问题上是不会轻易妥协的。本-古里安把耶路撒冷视为犹太人主权与不朽的象征,他甚至相信一旦该城陷于敌手,整个国家就可能步其后尘。^[12]以色列前国防部长达扬也声称,要以色列放弃耶路撒冷,“除非重写《圣经》抹去我们 3000年来的全部信仰、希望和祈祷。”

除了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圣地外,耶路撒冷还是基督耶稣受难和复活升天之地,是犹太教世界的圣地。因此,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双方都很难作出让步,耶路撒冷的归属将考验人类解决复杂问题的智慧和能力。从根本上说,耶路撒冷的归属得不到有效解决,阿以和平将得不到最终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讲,中东争端起自耶城,也必将终于耶城。”^[13]

四、结语

阿以民族、宗教特点的形成是与阿拉伯半岛、西奈半岛和巴勒斯坦的特定地缘-自然条件分不开的,正是这种相似的地缘-自然环境使两个民族、两大宗教在面对彼此之间的冲突时,斗争异常激烈,这也成了阿以之间持续爆发武装冲突的深层根源。

特定的地理空间通常表现为国土形状和结构、气候、人口、文化习俗等因素,对不同的政治集团具有不同的政治价值和功用。巴勒斯坦这一特定的地理空间,对阿拉伯民族来说,争夺该地区不仅是为了给生活在此的阿拉伯人提供一个生存空间,更重要的是把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整合成一个地域

复合体,否则无论阿拉伯世界拥有多么巨大的人口和广袤的疆域,在全球化背景下其主体性都是有限的;对伊斯兰教来说,第三圣地被“异教徒”控制,是伊斯兰世界莫大的耻辱;对以色列来说,争夺这片地理空间,不仅仅是为流散近 2000年的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更重要的是让犹太人、犹太教和“上帝应许之地”牢牢地结合在一起。

在阿拉伯人眼中,以色列是殖民主义强加给阿拉伯民族的灾难。以色列作为以犹太移民为基础形成的国家,大部分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他们继承了其祖先创造的文化,这与中东地区以阿拉伯民族为主、信奉伊斯兰教的地缘文化格局显得格格不入。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这片原属阿拉伯世界的领土上建立国家,加剧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和仇恨,双方往往因彼此间存在的领土、宗教争端而发生激烈冲突。在巴勒斯坦地区,以伊斯兰文化为标志的阿拉伯国家与以犹太文化为标志的以色列之间的矛盾不仅仅体现在对土地的争夺上,更体现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看来,以色列是广大阿拉伯世界中的“异族”,是插在阿拉伯民族背上的“尖刀”。

尽管中东和谈在阿以双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双方围绕特定地缘空间的斗争还将继续,和平、稳定的中东政治新格局在短期内还难见曙光。

参考文献:

[1]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85
[2]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发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阎学通,陈寒溪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211
[3] 谢觉民.人文地理学[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84.
[4] 埃及]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穆罕默德生平[M]王永方,赵桂云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 6
[5] [德]汉斯·昆(孔汉斯 Hans Kung).世界宗教寻踪[M].杨熙生,李雪涛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
[6]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49.
[7] 蒲宁,陈晓东.国际冲突研究[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 11.
[8] 朱威烈.伊斯兰文明与世界[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7): 57- 58.
[9] 马坚.古兰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8
[10] 刘中民.犹太教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J].世界民族,1999(2): 53.
[11] [以色列]丹·巴哈特,沙龙·萨巴尔.耶路撒冷 3000年[M].王立新,石梅芳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 2
[12] [以色列]米迦勒·巴尔-祖海尔.现代以色列之父:本-古里安传[M].刘瑞祥,杨兆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00.
[13] 马丽蓉.西方霸权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 130

A Penetrating Analysis of Peace Difficulty Facing Arab And Islam
from the Geopolitical Angle of Vision

FENG Shuai-pe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 of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Arab- Israeli conflict which lasted over 60 years resulted from the long- established and ever- mounting conflicts between the Arabian people and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middle east after World War II. It also reflected the difference and fighting between Islamism and Judaism. The Arab- Israeli people and its religious characteristic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its natural conditions which made both Islam and Arab trapped in peace difficulty in the fight for “Living Space” and “A Sacred Town”.

Key words Geopolitics, Palestine, National Conflicts, Religious Contradiction

[责任编辑: 晓 春]